

中國古典名著百部

歧路

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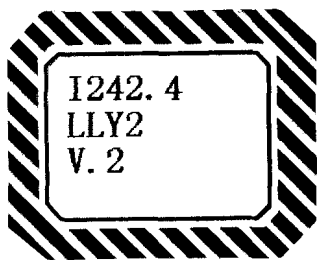
(下)



歧 路 灯

(清) 李绿园 著

下 卷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

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荇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

这回书先找明王中央众绅衿进署递呈，恳恩免解，单单的在衙门口候众人出署。各宅家人亦各持灯笼来接。少时只听得云板响亮，暖阁仪门大闪，边公送绅士到堂口，三揖而别。王中在仪门外接着，爬到地下磕头，说道：“小的谢众位爷。”众人站住，程嵩淑道：“如今也不便看你家大相公，边老爷似有开恩之意，王中你可略放点心。”王中道：“这事楚结，一定请众位爷到萧墙街坐坐。恳爷们恩典，赏小的一个信儿，至日必通临。小的还有一句话说。”张类村道：“至日必通去。”程嵩淑道：“既然王中有话，天才黄昏，爽快就到土地祠内坐坐，省的到那日，人或不齐，等前等后哩。”娄朴道：“程老伯说的极是。”

于是灯笼引着，一齐到了土地祠。大家就在砖炕沿上周列坐下，灯笼取了罩儿，照耀辉煌。王中又磕头，程嵩淑道：“近日听说你在城南种菜园，是你自己愿出去，是大相公赶你出去的？”王中道：“是小的言语无道理，触大相公恼了，自觉安身不住，向城南种菜度日。”程嵩淑道：“如今还该进来。你看你出去，如今就弄出贼板的事，若你在内边住着，或者不至如此。”王中道：“小的不愿意回去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这宗事你怎么知道，沿门央人？”王中道：“是大奶奶着人叫小的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你如今办下了这宗事，也便宜进去。到明天众人一言，进去也极光彩。”王中道：“当初大爷临终之时，赏了小的鞋铺一座，菜园一处。列



位爷也是知道的。小的想着就中营运，存留个后手，却万万不是为小的衣食。”这句话内滋味，却照孔耘轩心坎里打了个挂板儿。原来当日孔耘轩爱女之情，早已把绍闻看至必至饥寒地步。这句话，既服王中见识，又感王中忠恳，忍不住默叹道：“谭孝移真养下一个好忠仆也！”惠养民道：“我旧年在那教学时，这王中尝劝谭绍闻改过迁善，真正是贤人而隐于下位者。”张类村道：“劝人为善，便是无限功德，此人将来必有好处。”程嵩淑道：“王中这样好，我们常叫他的名子，口头也不顺便，况且年纪大了。不如咱大家送他一个字儿，何如？”娄朴道：“老伯所见不错。小侄从来不敢呼他的名子，心内深敬其贤。送个字儿，与小侄甚便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他这样好处，虽古纯臣事君，不过如此。我竟与他起个号儿，叫王象荇何如？”王中跪下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苏霖臣挽起道：“名副其实。像你这样好，谁敢轻薄了你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自此以后，无论当面背后，有人叫王中者，罚席示惩。”惠养民道：“我当初在他家时，就不曾多叫他王中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你犯了！罚席，罚席。”惠养民道：“‘犯而不校’，何以罚为？”大家微笑，各自散归。——自此书中但说王象荇，而不说王中，亦褒贤之深意也。

且说王象荇送走了众绅衿，二堂一声传唤，谭福儿、夏鼎各摘了口供，催令人当堂取保。夏鼎自有小貂鼠写了本名“刁卓保领夏鼎，有事传唤，不致失误”的领状，保领去讫。王象荇也写了“家人王中保领家主谭绍闻——即谭福儿，有传呼当堂交明”的领状领回。

谭绍闻回家到了院中，已是大半夜时候，合家欢喜。谭绍闻说道：“我身上被臭虫咬坏了，衣服中想必还有藏下的，怕染到家里。”王氏道：“你脱到院里，明日细加寻捉，你另换一套罢。”谭绍闻果然脱下，进东楼另换。巫翠姐道：“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买一件圈圈子，就弄下一场官司。像我当闺女时，也不知在



花婆手里，买了几十串钱东西，也不觉怎的。我到明日叫花婆子孟玉楼，与我捎两件钗钏儿，看怎的！”王氏道：“咱也打造起了，花婆子从来未到过咱家，我从来不认的，何必叫他捎呢？”巫翠姐道：“我前日在家，曾定下孟玉楼的连枝翠凤，他说同他伙计姚二姐，过几日就送来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我不是赢的银子，他白送我，我还不要他哩，吃亏是赢了钱了。”冰梅道：“赢钱还弄出不好的事，不胜不赢他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管着我么？”冰梅甚觉赧颜，自引兴官去睡。各人亦自归寝。王象荇自向马房中去与邓祥睡去。

一宿晚景已过。到了次日，王象荇便说请众位央情的爷台。谭绍闻本不愿见这几位前辈，争乃感情在即，难说过河拆桥，少不得写了帖子，就叫王象荇沿门挨送。送完时，说：“诸位爷，都说明日饭后早到。惟惠师爷明日要上滑庄吊纸，他的岳叔死了，事忙不能来。”谭宅备办酒席，不在话下。

及次日巳时初牌，果然程、娄、苏诸公，陆续俱到。孔耘轩后至，带了些人情儿，少不得要望望续女巫翠姐。说了不几句话，谭绍闻陪着也上碧草轩来。叙齿坐下。程嵩淑叫了声王象荇，谭绍闻见王中便到面前，茫然不解，眉目间有些愕然。程嵩淑道：“这是我与盛价送的字儿，缘他一向不亚纯臣事主，所以送他个字，叫做王象荇。昨日在土地祠言明，有人仍呼他的原名，就要罚席。贵老师前日就犯了，所以今日他不敢来，穷措大怕摆席哩。”这绍闻方知象荇二字来历。

张类村道：“谭世兄台甫，我竟不知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先君字小侄，原起下念修二字。”程嵩淑道：“尊公名以绍闻，必是取‘绍闻衣德’之意，字以念修，大约是‘念祖修德’意思了。请问老侄，近日所为，何者为念祖，何者为修德？”谭绍闻满面发红，俯首不答。苏霖臣见程嵩淑出言太直，谭绍闻有些支撑不住，急说道：“既往不咎，只讲自此以后的事罢。”谭绍闻道：



“小侄一向所为非理，多蒙众老伯及娄世兄关切，质非牛马，岂不知愧！但没个先生课程，此心总是没约束。时常也到轩上看一两书，未免觉得闷闷，或是自动妄念，或是有人牵扯，便不知不觉，又溜下路去。今日与娄世兄相对，当年共笔砚，今日分云泥，甚觉羞愧。只求众老伯与娄世兄，为小侄访一名师，小侄情愿对天发誓，痛改前非，力向正途。”一面说着，早已眼泪汪汪。张类村道：“念修所言，亦是肺腑之谈。今日即为之打算一个先生，请来念书。念修年方精壮，何难奋飞，以赎前愆。”程嵩淑便向孔耘轩道：“昨日在府上，所会同年智周万，我看其人博古通今，年逾五旬，经纶满腹，诚可为令婿楷模。”孔耘轩道：“智年兄未必能在外处馆。他是为他先人一部诗稿未刻，今进省城，与刻字匠人面定价钱。昨日说明板式、字样、圈点，日数不多，即回灵宝。似乎不能强留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耘老，你莫非有推诿之意么？”孔耘轩道：“岂有此心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贵同年前日相会时，他曾说过，愿留省城，图校字便宜些，今日何由知他必归？总之，今日为念修延师，非为念修也，乃为孝移兄耳。即以延师之事托耘老，也非为姻戚起见，乃为孝移兄当年交情。若不然，这满城中失教子弟最多，我老程能家家管他么？象荇过来，你作速催你的席面，席完，就往孔老爷家，商量请先生的话说。”类朴道：“谭世兄看程老伯关切之情，幸勿辜负此段深心。”谭绍闻道：“铭感之甚。”程嵩淑道：“只要老侄竖起脊梁，立个不折不磨的志气，这才算尊翁一个令子，俺们才称起一个父执。若说口头感激，也不过是法言必从而已。”

话犹未完，王象荇已领的德喜、双庆、邓祥等，摆桌面，排开酒肴。不多一时，席已完毕。程嵩淑又独自偏吃了三兕杯。即同起身，向孔耘轩家来。程嵩淑即叫王象荇跟着，探个行止的信儿。

到了孔耘轩书室，智周万脸上挂着近视眼镜，正在那里编次序文。见了一起衣冠朋友，慌忙叠起书面，为礼坐下。程嵩淑与



张类村是前日见过的。智周万方欲动问，程嵩淑道：“此位是敝友苏霖臣，大草小楷，俱臻绝顶，来日诗稿序文，即着苏霖老书写。”智周万道：“容日便诣府奉恳。”苏霖臣道：“涂鸦不堪，何敢佛头上加秽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你也不必过谦。此位是馆陶公公子，新科孝廉。”智周万道：“尚未获晋谒。”娄朴也致谢：“不敢。”

献茶已毕，程嵩淑道：“前宣德年间，有个谭公，在贵县，其德政像是载之邑乘极为详明。”智周万道：“弟就在谭公祠左边住，幼年读书，及老来授徒，俱在谭公祠内。这丹徒公与先太高祖，是进士同年，所以弟在家中，元旦之日，必备一份香楮，向丹徒公祠内行礼。一业为先世年谊，二来为甘棠远荫，三者为弟束发受书，以及今日瞻依于丹徒公俎豆之地者四十年。”程嵩淑鼓掌大喜道：“快事！快事！”众人亦含笑不言。智周万愕然不知所以，叩其原故，程嵩淑道：“耘翁贤坦，乃谭孝廉公子，即老先生所称丹徒公之后裔也。青年聪慧非凡。只因失怙太早，未免为匪类所诱，年来做事不当，弟辈深以为忧。欲为觅一明师，照料读书，以继先泽，急切难得其人。今日非敢以残步相过，实欲恳老先生当此重任，又恐未必俯允。不料即系先生年谊，且先生素与丹徒公俎豆之地朝夕相依。今日弟辈举此念头，想亦丹徒公在天之灵，默为启牖。先生若为首肯，谭孝廉所构读书精舍，名为碧草轩，地颇幽敞，授徒、校字两得其便。伏祈老先生钧裁。”智周万道：“丹徒公祖贯镇江，何以后昆乃鞫中州？”张类村道：“相传灵宝公卒于官署，彼时有个幕友照料，暂寄葬祥符，后来置产买业，即家于豫省，传已五世。此皆弟辈所素闻于孝移兄者。”智周万道：“明日即奉谒谭世兄，叙此年谊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不必老先生先施。弟即请谭学生先来禀谒。”智周万道：“这却不敢。”程嵩淑道：“王象荃你速回去，就说我请大相公说话哩。”苏霖臣挽程嵩淑密言道：“事宜从容，万一事有不成，不好看像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事成则为师弟，不成则叙年谊，有何不好看之



理？况我明日安阳看亲戚，我走了，你们便拘文牵义，做不成一宗事儿。”苏霖臣点头道：“是，是。”于是重到坐间。

少时，王象荇跟的谭绍闻来。向前为礼，程嵩淑道：“此便是丹徒公后裔。”智周万还礼不迭。坐下叙了世次，智周万乃是谭绍闻世叔，彼此不胜绸缪。程嵩淑道：“谭念修，我想你近日，必然稀到此处，外母上必少了些瞻仰。耘老，你叫令弟陪陪念修，向嫂夫人上边去禀禀安，咱好与智先生计议一句话。”果然孔纘经引的谭绍闻，去后边去。程嵩淑道：“智先生请看，谭学生青年伟品，只因所近非人，遂至行止不谨。若先生念年谊世好，许以北面，我辈莫不感荷；若是不允，老先生肯令此美玉不琢，而等之瓦砾乎？至于束金多寡，弟辈另酌，或足备剖劖半资，也未可知，老先生竟是不必犹豫。”智周万道：“台谕固好，但弟不堪西席之任。”程嵩淑哈哈笑道：“咱众人竟代故人谢了允罢。”张类村、苏霖臣起身为礼，智周万慌忙答礼。娄朴自以身系后进，待三人行礼毕，亦向前为礼，智周万亦答了礼。恰好孔纘经陪的谭绍闻回来，程嵩淑道：“令世叔今已成了贵老师，可虔申弟子之礼，待明日开绦时，可从新执贽叩拜。”谭强闻遵命向前拜叩，智周万那里肯受。程嵩淑笑道：“年世小侄，受业门生，何必过谦。”智周万只得受了半礼。

日色将晚，孔耘轩设下晚酌，程嵩淑又快饮一场。各宅家人，打灯笼来接。临行时，订上学日期，张类村道：“须择个吉日。”程嵩淑道：“古人云，‘文星所在皆吉’。子弟拜师，本是上吉的，何必更择？爽快叫谭念修明日把碧草轩洒扫洁净，智先生把案上堆集的册页收拾清白，过此一天，后日即是良辰。事无再更。我明日上安阳去，路上也去了一宗牵挂。”众人俱各称善。出门一拱而别。出的文昌巷口，各人分散而去。

这回书关系州牧县令者不少。作官若不好，后世子孙不敢过其地；漠漠无闻至于百姓忘其姓名，还是好的；还有提其名讳而



汕骂及之者，至子孙为之掩耳，岂不令后裔追恨？若是深仁厚泽，百姓们世世感戴，志乘传之以笔墨，祠庙享之以馨香，则上不负君，下不负民，中不负其所学，岂非吉祥可愿之事哉！丹徒谭公之在灵宝，此其是已。诗曰：

做官从来重循良，泽被生民永不忘；
休说山东棠荫远，到今朱邑在桐乡。



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谗舌阻忠仆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

却说程嵩淑同众人在孔耘轩家，为谭绍闻说就拜智周万为师，这些投启敦请的情节，人人可以意揣，也就不必琐屑缕述。单说过了两日，智周万到了碧草轩，谭绍闻叩拜，成了年世侄受业门生。智周万随了一个老家人，名叫耿葵，就收拾厢房为下榻之处，仍旧立起外厨，伺候师爷吃饭。谭绍闻每日回家三餐，上学读书。

智周万已听过孔耘轩说的谭绍闻病痛，师弟相对过了十日，智周万只淡淡如水。刻字匠人时常拿写稿来校正，智周万正了差讹，匠人去后，智周万已无多言。谭绍闻执书请教，随问就随答，语亦未尝旁及。这也无非令其沉静收心之意。

那一日谭绍闻领题作文，智周万令作《“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”论》。脱稿誊真呈阅，智周万极为夸奖，批道：“笔气亢爽，语语到家。说父子相关切处，令人感注，似由阅历而得者，非泛作箕裘堂构语者所能梦见。”因问道：“尔文如此割切，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。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，是何缘故？”谭绍闻因把父亲临终怎的哭囑的话，述了一遍。一面说着，早已呜咽不能成声。智周万道：“你既然如此，何至甘入下流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总因心无主张，被匪人刁诱，一入赌场，便随风倒邪。本来不能自克，这些人也百生法儿，叫人把持不来。此是真情实话，万不敢欺瞒老师。今日即恳老师，为门生作以箴铭，不妨就



为下等人说法，每日口头念诵几遍，或妄念起时，即以此语自省，或有人牵诱时，即以此语相杜。只求切中病痛，无妨尽人能解。”智周万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即令取过一张大纸来，叫耿葵洗砚研墨，谭绍闻对面伸纸，智周万叉手而就，拈起笔来，写道：

“千场纵赌家犹富”，此语莫为诗人误。强则为盗弱为丐，末梢只有两条路。试看聚赌怕人知，此时已学偷儿步。输钞借贷语偏甜，乞儿面孔早全副。一到山穷水尽时，五伦四维那能顾。纵然作态强支撑，妻寒子饥莫为护。回思挥金如粪日，随意飞撒不知数。此日囊空羞涩矣，半文开元陡生慕。千态万状做出来，饿殍今日属纨绔。苦语良言告少年，莫嫌此话太刻露：子赌父显怒，父赌子暗怖。此中有甚难解故，五鼓扪心个个悟。

写完，智周万道：“语质词俚，却是老嫗能解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不过为下等人说法，但求其切，不必过文。但‘子赌父显怒，父赌子暗怖’此二语，已尽赌博能坏人伦之大病。‘强则为咨弱为丐’此二语，又说尽赌博下场头所必至。门生愿终身守此良箴。更期教师将恋妓病痛，亦作一箴铭。”智周万道：“恋妓宿娼却难作。总之，不切则辞费，切则伤雅。师弟之间，难以秽词污语相示。但执此类推，不过褻祖宗身体，伤自己体面；染下恶疾，为众人所共弃；留下榜样，为后世所效尤。白乐天名妓以皎皎，取古诗河汉女之意，尤为可危。只此已尽恋妓之罪，宿娼之祸，何必更写一纸？”谭绍闻道：“门生闻老师之言，发聋震聩，永不作非礼事了。”

自此，谭绍闻沉心读书。边公考试童生，取了第三名，依旧文名大振。单候学宪按临，指日游泮。

半年之间，感动得王象荇暗喜不尽。自己打算仍回宅内，生



法儿清楚一向欠债。一日，手持着鞋铺房租、卖菜的剩余，共二十二两白银，交与谭绍闻道：“此是我一向私积，用他不着，交与大相公作还债之资。明知勺水无益大海，但向来欠债俱有利息，将来本大息重，恐倾产难还。大相公用心读书，本不该说此段话搅乱心思，只是利息债，万万擎不的。大相公想个法子，斩草不留根，便好专心一志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的银子我断乎不要，与你的女儿买衣服穿了罢。至于账目一事，我心中时常挂念；歇了书本，这欠账便陡的上心。依我说，你还回宅内住罢，你打算还债，我一心读书，赁你怎么典当，我一丝儿也不管。我后悔只在我心里，对外人说不出来，惟有对你说。”王象荃道：“相公心回意转，想是咱家该好了。还有一句话，总是夏鼎这样人，大相公见他，就如见了长虫、见了蝎子、见了老虎一般，方才保得咱家无事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我如今聆了老师的教训，心下已豁然开朗，这一班狐朋狗党，我半夜想起来，都把牙咬碎。你也不必再为忧虑。我明日叫邓祥赶的车去，连你家媳妇、闺女，都接回来。”王象荃道：“少迟半月，我安顿一个园户接了菜园，我回来。”谭绍闻道：“菜园半月获利有限，咱的利息银两，半月就值几年菜园出息哩。”王象荃道：“叫我回来，也须叫奶奶知晓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奶奶知晓，或者再有拦阻，也是不定的。不如你自回来罢。”王象荃道：“奶奶若不愿，我也难一力承当这典卖产业的事。相公你没再想？”谭绍闻道：“你说的也是。我今晚到家，向奶奶说明，改日你只等的车到，那就是奶奶没啥说了。菜园是小事，休耽搁了咱家有关系大事。”王象荃道：“我也回家向俺家女人说一声，叫他安排回来的事。”依旧上城南菜园而去。

当日晚，谭绍闻在碧草轩完了师长功课，黄昏到楼下，与母亲说王中回来的话。王氏起初也有不欲之色，后来说的依允了。却是巫翠姐在旁边说道：“没见人家使的一个家人，真当是要走马灯笼一般，来了又去了，去了又来了。是什么样子？这将近半年，咱家没王中也行的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不知，王中是个好的。”



巫翠姐道：“既然好，为什么赶出去？况我没来时，已赶出一遭了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是他一时激我的恼，所以赶出去。其实他也没大错。”巫翠姐道：“骂你的结拜弟兄，还不算错？你看唱戏的结拜朋友，柴世宗、赵大舍、郑恩他们结拜兄弟，都许下人骂么？秦琼、程咬金、徐勣、史大奈也是结拜兄弟，见了别人母亲，都是叫娘的。”绍闻怒道：“小家妮子，偏你看的戏多！”巫翠姐羞变成怒，说道：“小家妮子肯看戏？我见你这大家子了！像俺东邻宋指挥家，比您家还小么，一年唱十来遭堂戏哩。没见因为一个管家，反来作践我！”王氏道：“你两口儿从来不争嚷一句，我极喜欢，这是为啥哩，扯捞到戏上。不叫他进来就罢，何必争吵？”翠姐道：“就是叫他进来，小大儿狗窝子，我不叫他伺候我。叫着，白眉瞪眼，不如他在外边住着罢！”

谭绍闻正生气恼，双庆道：“师老爷上灯多时，请相公读书。”谭绍闻只得上碧草轩去。但因此一番夫妻争执，就把王象荇回来的话又搁住了；王象荇卖产还债的念头，也难在局外掩越了。所可幸者，绍闻专心读书，犹为差强人意。

但凡富厚子弟下了路，便是光棍的财神爷开口笑了；若一旦弃邪归正，便断了光棍们的血脉。所以谭绍闻读了半年书，夏逢若竟是师婆子没了神，赶脚的没了驴儿。况且自赵大胡子扳了一场官司，也耗费了几十两。后来自己输了些，家中吃了些，那邓三变一宗银子，本是无源之水，也渐到了其涸也地位。

一日，小貂鼠、白鸽嘴、细皮鲢齐集于夏逢若家，没蛇可弄。四个围住一张桌子，一注一文钱，闲掷色盆，以消白昼。忽然珍珠串同乌龟到了。原来珍珠串的乌龟，在朱仙镇撒了一个酒疯，街坊都要打他，因此到夏逢若家躲事。四个见了珍珠串，都起身去搬行李，拴牲口。珍珠串道：“您四个干您的正经事，左右叫他慢慢收拾罢。”夏逢若笑道：“不成赌，满场中不够四十文，俺们在此解心焦哩。”因问珍珠串道：“何以不在贾浩波家？”



珍珠串道：“俺家他吃几盅烧刀子，便撒起野来，惹下街坊，安身不牢。”细皮鲢道：“天已晌午，咱趁珍大姐来，咱们斗个分贖买点东西，一来与珍大姐接风，二来就算咱吃个平和酒。何如？”这个向腰间一摸，摸出十文，那个把瓶口一倾，倾出九个，众人共凑了四十多文。貂鼠皮道：“这够买个什么东西？酒是赊不来的，除买两条狗腿就没了。”珍珠串笑道：“我不吃那东西。”即叫乌龟向褡裢中取出三百钱，交与细皮鲢街上置买。白鸽嘴道：“怎好叨欠你的？”貂鼠皮道：“白鸽嘴，你想改你的大号么？”白鸽嘴道：“我遇见你老貂，要连皮带毛都吃。”夏逢若道：“细皮鲢，你快往水里钻罢，看白鸽嘴等着你。”细皮鲢道：“兔儿丝，只怕你也顶不住这张白嘴。”大家轰然一笑，各去置买酒肉去。

不多一时，酒肉一齐拿到，却不见了珍珠串。少时，自后而出，细皮鲢道：“珍大姐，你往那的去了？”珍珠串道：“我前一番在此搅扰，岂有不到后边谢谢的道理。”貂鼠皮道：“人不亲行亲，只怕是后边有人领教哩。”夏逢若道：“胡说起来了。”白鸽嘴道：“你输的没了钱，不干这事，你会做啥？只怕再迟几年，连这事还不能干哩。”大家又是轰然。夏逢若道：“院子皮薄，若听见了，要骂你哩。”貂鼠皮笑道：“咱把熟食撕开罢，我委实的饿了。”夏逢若道：“几年没吃饭？”貂鼠皮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与人家说了一宗媒，挣了一千多钱。运气低了，一场输的净光，剩下十二文，气的我昨日一天没吃饭。”白鸽皮道：“如今事奇极多，赌博人有了气性，日头就该从西出来。”须臾，将熟食撕了五六大盘，乌龟把酒烫热，连男带女，六个人共桌。珍珠串略动箸儿，这几个一场好嚼也。珍珠串看见一起穷帮闲，明知没油水，说道：“我困了，我去小奶奶床上躺躺去。”貂鼠皮道：“‘二仙传道’去罢！”珍珠串瞅了一眼，笑的去讫。

夏逢若道：“倒了灶！遭了瘟！像是搬家时候，没看个移徙的好日子。自从搬到这里，眼见得是个好营运，几家子小憨瓜，却也还上手。偏偏杨三瞎子把管九打了，那管小九虽说当下和



处，其实他何尝受过这没趣？如今也不来。鲍旭回他本县里，一块好羊肉，也不知便宜那一伙子狗。賁浩波或者这两日就上来，只是他赌的不酳。谭绍闻如今又重新上了学，改邪归正，竟不来丢个脚踪。我又运气低，放头钱都会飞，自己赌又会输。这小串儿，不是他避事，还请不来哩。如今家中过活也窄狭，又不肯放的珍珠串走。怎的生法弄几把手来，再生法弄几串钱，抽些头钱，大家好花消费用。您认的人多，难说偌大一个省城，再没了新上任的小憨瓜么？”貂鼠皮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南马道有个新发财主，叫邹有成，新买了几顷地，山货街有几分生意。听说他儿子偷赌偷嫖。这一差叫白鸽嘴去，他住的近，叫他勾引去。”白鸽嘴道：“那不中，早已张大宅罩住了。”夏逢若道：“谁呀？”白鸽嘴道：“老没么。”夏逢若道：“老没？”白鸽嘴道：“没星秤——张绳祖。”夏逢若道：“这老脚货是皮罩篱，连半寸长的虾米，也是不放过的。”白鸽嘴道：“听说周桥头孙宅二相公，是个好赌家。”夏逢若道：“骑着骆驼耍门扇，那是大马金刀哩，每日上外州外县，一场输赢讲一二千两。咱这小砂锅，也煮不下那九斤重的鳖。”细皮鲢道：“观音堂门前田家过继的儿田承宗，他伯没儿，得了这份肥产业，每日腰中装几十两，背着鼓寻捶，何不把他勾引来？”貂鼠皮道：“呸！你还不知道哩，昨日他族间请了讼师，又在新上任的边老爷手里递下状了，又争继哩。他如今也请人作呈状，他如何顾着赌博？”细皮鲢道：“若是十分急了，隔墙这一宗何如？”夏逢若道：“一个卖豆腐家孩子，先不成一个招牌，如何招上人来？即如当下珍珠串，他先眼里没有他，总弄的不像团场儿。惟有谭绍闻主户先好，赌的又平常，还赌债又爽快，性情也软弱，吃亏他一心归正，没法儿奈何他。”貂鼠皮哈哈笑道：“寻个窟窿儿下蛆，就不算好苍蝇。只要他色盆、宝盒上经过手，他一经过手，我就有本事用‘捆仙绳’捆下他来。”夏逢若道：“呸！不是这作难。若说叫谭绍闻下路，我的本事就不用借。只是他如今从的一个先生，不惟能管他的身子，竟是能



改变他的心。我前日见了他，才说到赌上，他不容分说，就是几个骂。他还念了一首诗，我也不爱听，是先生与他做的。他是誓不再赌博的。”貂鼠皮道：“他不赌博，他还赌咒，这就是还有点赌意。何不先生法叫他师徒开交？我且问你，他这先生你见过不曾？”夏逢若道：“我在街上远远望见过，走路时也戴着眼镜。”貂鼠皮道：“这是近视眼，这就有法了。他是正经人，我便生个法儿叫他离庙。”夏逢若道：“井水不犯河水，怎的开发他的先生？况且素无仇冤，你该怎的？”貂鼠皮笑道：“俗话说，破人生意，如杀人父母一般。他把谭福儿能以教的不再赌博，不是破了咱的生意，这就是杀了咱的父母，还说没冤没仇么？”夏逢若道：“你该怎的生法？”貂鼠皮道：“从来正经人最护体面，我弄几句话薰他，叫他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对人说不出，心里暗生气，他自己就会走。”夏逢若道：“他若是不走呢？”貂鼠皮大笑道：“罢！我明日胡乱去试一试。”夏逢若道：“你到底怎着，你先对我说。”貂鼠皮道：“我说他看了我的老婆。”白鸽嘴道：“发昏！发昏！你是光棍汉子，你的老婆在那里哩？”貂鼠皮笑道：“我前年在吹台会上，看中了一个女人，我已定下来生的夫妻。”夏逢若道：“呸！你胡赖说话，看人家耳刮子打脸！”貂鼠皮道：“他打不着我，我先没脸。”夏逢若道：“你今生不如人，积下来生。这真真叫个没良心的人。”貂鼠皮道：“我且问你：你如今把枝梢儿也干了，把汗水儿也净了，赖的你不吃，破的你不穿；叫你当乌龟，你眼前还不肯；叫你种地做土工，你没四两气力；叫你卖孩子，你舍不的，况且你还没生下孩子哩。你说我没良心，你看这省城中许多住衙门的，专一昧了良心要人家的钱哩。你说我没良心，你这前半年当房子，放头钱，肥吃肥喝，是你那一块良心地上收的籽粒呢？”夏逢若道：“由你去做，我不管你。”细皮鲢道：“这一遭做错了，人家要撕他那貂鼠皮！”貂鼠皮笑道：“我的法子已生停当了，只要你们耳听捷音。”大家一笑，各自散去。



到了次日，貂鼠皮儿向土地庙细细打探。认清了智周万的家人耿葵，看真是个老实正经人，一把手扯到土地庙中，说道：“罢了！俺这小家人好难为人，我说也说不出来！”耿葵道：“你这个人是做啥哩。”貂鼠皮道：“智师爷五六十年纪，况且在外教书，总不该老有少心。俺家小媳妇子，上中厕，为啥该伸着头儿向里边望？俺家媳妇子才想恶口，认的是智师爷，不好意思。”耿葵若是个能干家人，轻者吆喝两句，重者耳刮子就打，一天云彩散了。只因这耿葵是自幼书房中人，一个砚水小厮，今日跟出门来，智周万也只图笔床书篋便宜，全不晓得外事。听见貂鼠皮这段话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俺家老爷是近视眼，五步外看不见人，您家女人休错认了人。”貂鼠皮道：“万万不错。俺家媳妇子，如今在家气的有干血癆了。我请了许多医生，再治不好。我说我对师爷说，又怕羞着师爷。我对你说罢，若是师爷十分看中俺家女人，我情愿偷偷送过来。”耿葵被这话弄的人云钻雾，摸头不着。但问道：“你在那里住？你姓什么？”貂鼠皮道：“丑事，丑事，怎好说出我的姓名。若问我在那里住，我的后门，师爷是知道的。你只回去对师爷说，看那女人的汉子，感恩承情。”耿葵闷闷去讫。

貂鼠皮刁卓回到夏鼎家，众人俱在。刁卓哈哈笑道：“我今日做了没老婆的乌龟。”遂把土地庙的话述了一遍。夏逢若道：“肉麻死人！”刁卓道：“不用你肉麻，一宗好生意，就要上手哩。你说，谭福儿赢了咱，他分文不能要；咱赢了他，他分文不能欠；就如他家放着银钱，咱白取了，又不怕拿强盗，又不怕拿窃贼，美乎不美？只要这智老头走了路，咱就开市大吉。”细皮鲢道：“谭宅的先生未必走的成，防备谭宅知道了底里，送到官上，要剥你的貂鼠皮！”刁卓道：“我的皮，他再剥不成。我每日在赌博场儿上走，赌博场有名儿是剥皮厅，没见我少了咱的一根毛儿。只是至今以后，我再不敢往那街走了，只要你细细打探，那看俺老婆的智老头走也不走；他走了，咱就好过，他不走，我也